



重刻唐荆川精選史記卷之八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毛在校正

貴州布政司左布政鄭旻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彭富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應存卓訂刻

封禪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  
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  
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  
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

禪咨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

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  
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  
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  
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旣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  
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駢駒黃牛牴羊各一云其  
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  
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  
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  
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  
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  
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  
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  
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旣立卜居雍後  
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  
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  
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  
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  
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卽位九

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  
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  
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  
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  
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  
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  
鄔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  
蒿藜莠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  
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  
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  
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  
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

山武王克殷三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杜亡而

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

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王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眾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言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

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



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瀆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沂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嶧山之屬爲小山川

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滂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藥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

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  
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  
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  
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  
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  
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  
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  
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狗沛爲沛公則祠  
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  
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

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  
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帝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  
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  
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  
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  
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羸祠  
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  
巫祠天地大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  
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

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縻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

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

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畝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畝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

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楮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

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

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  
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  
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  
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  
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  
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  
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  
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  
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

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  
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  
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  
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  
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  
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  
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  
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  
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  
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  
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  
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  
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  
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  
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  
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  
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

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  
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  
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  
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  
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  
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  
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  
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

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

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晉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以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藥大藥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藥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



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  
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  
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菴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太曰臣師非有  
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  
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  
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  
綦綦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

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  
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  
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  
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  
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  
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  
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  
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  
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  
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而自  
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  
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  
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  
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嶽暝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  
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  
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

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  
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  
亨飭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  
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鳧  
不吳不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  
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  
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

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

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昂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畝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醢，食群臣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

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荒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乙，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

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寔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

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來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

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效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  
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  
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  
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  
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  
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  
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  
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  
之上䟽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  
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  
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  
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  
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  
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一尺高九  
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

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  
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  
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  
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  
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  
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  
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  
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

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  
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  
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  
下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  
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  
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  
爲元鼎乃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  
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

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禘饗曰德星昭衍厥維  
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草藥以千數是歲旱  
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  
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徒二渠  
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  
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  
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

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  
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  
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  
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  
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  
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  
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三芝九莖赦天  
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  
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



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  
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從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  
琅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  
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  
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  
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  
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年  
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

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  
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  
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  
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  
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  
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卜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

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歲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丈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春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問石問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問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

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  
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眞羊馬行赤  
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  
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  
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  
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  
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  
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  
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  
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  
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  
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  
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滿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

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

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  
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  
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枕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  
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  
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  
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

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  
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  
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  
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  
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  
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人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戰  
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  
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八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

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壤廢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十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

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  
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  
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  
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  
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  
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  
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  
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  
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  
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  
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  
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  
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百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  
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竒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  
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  
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  
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筭商  
賈人輶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  
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  
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  
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

少弟第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  
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  
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  
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  
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  
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  
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  
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  
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  
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爲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孺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

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人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

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復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

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

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

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仞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

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  
下囚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  
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  
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  
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  
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  
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

曰卜式雖躬耕收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  
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  
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  
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  
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

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又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方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漢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河渠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立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旣䟽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

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水鑿離碓辟沫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浸  
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  
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  
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  
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  
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  
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關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  
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  
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郿郿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  
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  
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  
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  
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  
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  
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  
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  
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  
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  
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  
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  
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

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  
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  
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  
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  
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  
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  
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邛爲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  
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

洛水至商頰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頰以絕商頰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  
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  
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  
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  
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  
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  
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楫天子旣臨河決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爲

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兮平兮鉅  
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  
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滂潏北渡迺兮浚流難塞長菱兮  
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  
乎何以禦水頰林竹兮楫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

靈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  
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  
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  
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  
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  
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  
來耳曰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  
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  
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  
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財竹穀纁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  
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珠璣齒革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  
綦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  
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  
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  
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  
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

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  
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  
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  
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  
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  
彰失勢則容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

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闕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

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號稱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

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



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僕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白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植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危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楚檉檉西近印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一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

人民矜慎，攸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  
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羴不均，自全晉之時，固  
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誑俗猶有趙之風也。故  
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  
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  
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  
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  
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漢上之  
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  
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  
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負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  
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  
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  
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  
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

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謹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

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冀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魚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

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  
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  
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  
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  
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  
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  
河濟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  
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庖菑千  
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  
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  
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  
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  
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竒士之行  
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編民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  
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醯醬千坵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  
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箇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  
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庖茵千石馬蹄躑千牛  
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十  
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趨鹽豉千甔鮫紫  
千斤鰕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

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  
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  
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  
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  
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  
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  
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  
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  
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  
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  
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音家致富數千金故南  
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  
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  
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

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  
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  
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  
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  
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  
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

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  
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  
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  
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  
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  
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  
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嗇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  
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  
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  
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  
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竒勝田農拙業而秦陽  
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辱處也而  
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邳氏  
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  
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  
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此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重刻唐荆川精選史記卷之八

國

